

名將輩出的搖籃

美國軍校雜憶

● 溫哈熊（前聯勤總司令、東吳大學教授）

巧遇父親同班同學

一九四〇年民國廿九年九月初，我與三哥的女友宋閃寶（後來成爲我的三嫂）同乘美國總統輪船公司（American President Lines）比爾斯總統號（S.S. President Pierce），準備自上海經神戶、大阪、夏威夷到舊金山。一九九五年九月我去香港，三嫂的姐姐連寶大姐來看我，她說記得當年來送我的船時，船一開我就大哭起來；此外，那時我家的保鏢老趙還送我九個蘋果代表「久久平安」，我迄今難忘。

那艘船上將近有三百名中國留學生，因爲中日抗戰才剛開船，故當我們經過神戶與大阪停泊時，大家都敵愾同仇，沒有一個人下船。當船離開大阪後不久，海面上風浪大作，我開始暈船，以致後來的好幾天都躺在床上，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抵達夏威夷的前幾天，海面上才開始風平浪靜、水波不興。

。船上的飲食真可說是盡善盡美，然而在大風大浪之時，由於暈船，再好的飲食也無法下嚥。

船離開上海十五天後的近午抵達夏威夷碼頭，當船靠岸時，我在船上看到一位身穿戎裝的陸軍准將，不料他即是父親在西點軍校一九〇九年班的同班同學：哈定准將（Brig. Gen. Edwin Forest Harding），原來父親早已事先寫信給他，告知我的船期，所以他到碼頭來接我。當時整個夏威夷的美軍將官不過四、五位，故他的相迎使得我與日後的三嫂很快地便被接下船，並到他家見到了他的家人。

哈定夫婦的懇勤招待，使我體認到典型美國家庭的溫暖，當天下午我們遊覽夏威夷名勝，傍晚再回到他的官舍享受烤牛排大餐，主人並邀約其他軍官與眷屬同席。在充滿歡樂中，我走到室外，突見天空一輪皎潔的明月，原來時值中秋，想家的心情剎時湧上心頭，於是自己一人悄悄地在海邊哭了一陣。

當年的總統遊輪習慣上都是午夜開始，因此接近午夜時刻，哈定將軍即駕車送我們回碼頭，然而當時由於哈定將軍的私人汽車稍嫌老舊而無法發動，在時間逐漸急迫，不得已的情況下，他便通知汽車隊派座車來接。途中他對我說：「今晚是不得已，在緊急狀況下，我才以公家座車供同學子弟乘坐。」這句話使我初次體會到美國軍人是如此具有公私分明的守法精神。

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，我們終於駛經金門大橋到達舊金山，人人都準備下船。我在船上看到三哥及一位身材高大、神采奕奕的美國陸軍上校艾克勃格（Col. Robert L. Eichelberger），原本以爲我與三嫂會最後下船，不料我們卻首先被叫下船，這顯然與艾氏在場有關，他也是接到父親的去函，請他在舊金山照應我們。艾氏時任第六軍團蒙特雷營區（Presidio of Monterey）的指揮官，我們下船後，於中午應邀參觀第六軍團，並在

軍官俱樂部午餐。當晚住在舊金山皇宮大飯店 (Palace Hotel)，參觀市區名勝及中國城等地，並應雷春霖表叔之邀，次日到他家中午餐。

人的命運很奇怪，二次大戰爆發後的美國首位將軍哈定，乃由准將升到少將；而第二位將軍艾克勃格則是由上校逐步升到中將。但就這麼巧，哈定在當九師師長時，艾克勃格則任軍長，換句話說，首位將軍哈定就在第二位將軍艾克勃格的直接指揮之下。當時由於對日軍作戰美軍打了敗仗，軍長需受上級處置，而軍長又需處分師長，於是艾克勃格不得不將哈定的師長撤掉。這師長一撤掉，哈定以後的官運就大有問題，總調到不好的職務。於是有一回戰後的西點軍校同學會，同學們聽說哈氏與艾氏都會來，全捏了把冷汗，後來見面時，只見他倆互稱一聲 Hello，叫了對方的名字，握過手後就說 Goodbye。

典型的美國大學城

抵美後第二天，我們自舊金山乘聖他菲快速火車 (Santa Fe Stream Liner) 前往芝加哥，到達後轉搭地區火車到印地安那州的布魯明頓 (Bloomington)。此地是典型的美國大學城，距首府印地安那波立斯 (Indianapolis) 約五十英里。印地安那大學是一所州立大學，設有文、法、醫學院，學生約三萬五千人，該校早已收到我的中學成績單並准我

入學，因此我便開始就讀大學一年級。那年該校中國學生不到十人，只有研究所博、碩士生共男生五人、女生三人，及我這位唯一的大學新鮮人。

那時我與三哥住在一幢租給學生的公寓內，這幢公寓大部分由中國學生居住。我們與房東布朗夫婦相處得很融洽，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學生喜歡自己燒中國菜，且由於他們每週末都會到印城去，故有一次他們慨然准許我們使用他們的廚房，自己燒菜吃。我們聽了都非常興奮，於是便大肆採購，由擅長烹飪的同學馬成功主廚。我因一無所長，只好洗盤碗。菜單中有廣東鹹魚，當我們在煎鹹魚時，真是香味四溢，然而在大塊朵頤之餘，我們忽然想到鹹魚異味如不排除，房東太太回來一定會大發雷霆，於是只好在寒冷的冬天，將窗戶全部打開，並用風扇將異味吹送室外。

然而這樣做仍無法將鹹魚氣味全數散盡，果不出所料，房東太太當晚回來，嗅到鹹魚味大為震怒，從此以後我們便再也不能借她的廚房，自己燒中國菜吃了。

美中西部民風淳樸

大學第一年，我除了對英文俚語較不熟悉外，其他聽與講都沒有問題，尤其數理科全是我的拿手，功課輕鬆愉快。到校沒幾天就收到姐姐的來信，稱我離家次日佣人清晨還來叫我起床，沒想到我已出國去了，這些

話又引起我的思鄉之愁，一個人在床上又哭了起來。離家前母親給我美金陸佰元，告訴我必需量入為出，因國家仍在戰爭之中，故今後能否持續接濟我的生活則很難說。當時我在校每月預算僅三十美元，計為房租十元、伙食費十五元、洗衣費二元、電影費一元（每週一次，每場二角五分）、郵費五角（母親吩咐每週必寫家書一封），且由於每週必須吃中國菜一次，需多用二角五分，四週便得多花一元，這些支出使我所剩無幾，必須省吃儉用。但由我的花費便可看出：當時美國中西部的生活費用十分便宜。

上課幾天，一位美國陸軍上校蘭迪斯 (Col. John F. Landis) 前來看我，對我表示關懷。他是該校的軍訓總教官，也是父親西點軍校低一班的學弟。由於此時我已有意步父親後塵投身軍旅，乃請求他准許我參加印大的預備軍官訓練班，並立即獲准。

美國中西部民風極為淳樸可親，使我們這些遠離家鄉的學子倍感親切。校長威爾斯博士 (Dr. Paul Welles) 對中國學生十分關懷，每年兩次邀我們到校長宿舍參加茶會，令其他美國同學十分羨慕。我與同學們分手後便沒再相見，祇有一個葛守民學長例外，我與他在三年前連絡上，一九九六年八月我赴舊金山時，還特地煩請觀光局邵仲華主任開車送我到加州首府 Sacramento 與他見面，他夫婦以午餐招待我們，我們見面有說不出的高興與說不完的話。

維吉尼亞軍校傳說

一九四一年五月，三哥獲碩士學位，隨即轉赴哈佛大學公共行政學院攻讀 MBA (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)，我也隨他轉到哈佛大學唸了幾個月。未幾我申請並獲得維吉尼亞軍校 (VMI,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) 入學許可，事情如此順利，回想起來也許多少和我的堂叔祖父與父親也會在該校攻讀有關。因為 VMI 一向重視傳統與家庭價值觀 (family values)，故該校不乏有多至五代先後在該校攻讀的家庭，西點軍校亦復如此。在美國一般人民的心目中，對這兩軍校的畢業生評價均極高，這些學生離開軍中後到社會上謀職，總是很容易獲聘，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正是榮譽、責任與國家。所以當我接到入學許可時，心情既興奮又有一些恐懼，然而既然自己已決定要做個職業軍人，以身報國，也只有勇往直前、義無反顧，即使我聽說過去有好幾位中國學生，因受不了嚴格的要求訓練，以及老學生的體罰，而被迫或自動退學。

在 VMI 裡也有兩位父親的同班同學，一位是艾德華上校 (Col. Murray F. Edwards)，另一位是唐恩斯上校 (Col. John E. Townes)，他們兩位分別擔任德文系與歷史系主任。艾德華上校知道我將入學後，立即寫信給我，要我在入校報到前一日，告訴他抵校的時間。九月初的某天，當我拿著一粒橘子走

出長途汽車站時，他果然已駕車至車站接我，我們隨即回到他在學校大操場頂端的宿舍——棟精緻的小洋房。當晚他囑黑人女僕燒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款待我，並很溫和的告訴我：「在未來的一年裡要先有心理上的準備，並且一定要有逆來順受的精神。換言之，無論老學生如何欺侮你，你必須處之泰然，絕對不可將忿怒形之於色。」最後他對我說：「下星期六中午，你與另一位同班同學迪

幸吉 (Hugh C. Dischinger) 一起到我鄉間的小木屋午餐，他的父親與我亦是同學。」後來我才知道這位迪幸吉就是我在學校術語中所稱的「鼠兄鼠弟」(Brother Rat)。這個名稱並無侮辱之意，而只是同班同學親切的稱謂，因為「老鼠」是最低賤的動物，故「鼠兄鼠弟」意指新生沒有地位。在這一年中，新生對任何老學生均不可頂撞，只能唯命是從，在軍校裡要寓服從於生活教育中，因為作為一位軍人，第一要件即是作學生時就得絕對服從高班生，如此將來成為軍官時，方能使部下服從你。

次日上午八時我即往學校報到，未幾即被老學生圍住，要當我的監護人 (Dyke)。在不知不覺中，我已被四年級的學生實習團長威廉斯 (Richard P. Williams) 選中。在英文字典上原來沒有 Dyke 這個字，這個字是學校的術語，解釋為監護人或被監護人 (學長與學弟)，很快的我便瞭解此一相互關係的實質意義：新生必須在日常生活上服侍監

護人，而當新生被老學生過分欺侮時，監護人就得挺身而出勸阻，且在被監護人的功課趕不上、或生活上有問題時，監護人也必須幫助。因此監護人與被監護人間，往往彼此建立了極深厚的友誼。

一人犯錯全室受罪

在第一年中，住在四樓的新學生每天早上五點三十分必得悄悄起床，盥洗 (四人共用一臉盆)、著裝，並將自己的木床折疊起來，靠在牆上。寢具也得像鋪蓋一般捲起來，這個規定的目的在使學生就寢前不得躺在床上。總之生活上的細節，諸如牙刷、漱口杯、毛巾，以至各人的書籍、服裝，都有詳細嚴格的規定和定位。每天教官都會定時前來檢查，由於學校採榮譽誠實制度，檢查時如室內有人，則需答稱「一切合乎規定」(All right, Sir)，但若被查出報告不實，則需受嚴厲處分。

一個房間裡共住四位同學，睡覺真是土法煉鋼。頭一天學校就會告訴你：「每人都有一個褥子，褥上有毯，另外還有棉被各一。床有兩根帶子，帶子上有套子，套子上要寫自己的名字，褥子、毯子和被子要捲起來，用帶子勒起來。每天早上起床後，鋪蓋就要靠在牆上，然後這一天直到晚上睡覺前，任何時間都不許睡在床上。」我最怕冬天，因為冬天一到，外頭便下起雪來，外國人身體強壯，所以只要熄燈號一吹，暖氣就關了

。我記得晚上最冷的時候，我把大衣、雨衣等全披上身，因為實在太冷了。最糟糕的是，前一天晚上若有人犯什麼過失而被捉到（有時是他們故意的訓練與磨練），他們會在所有學生晚上睡覺時把窗子全打開，而且每個房間都一樣，直到第二天早上六點吹起床號前，再找犯錯的人起床執行關窗戶的勤務，然後才打開暖氣。

鼠兄鼠弟侍候學長

起床號吹過的半小時內，每位新生必到監護人房間，等待他們起床，因為他們都是等到集合前的幾分鐘才起床，故我們必須很迅速地將他們的床整齊地放在規定的位置。未幾，待這些動作全部完成後，我們又得在集合號吹起前，迅速地走到集合位置。七時正列隊進入餐廳，一進入餐廳後絕對不許東張西望，並以小跑步站在自己被指定的位置，待命坐下。在非飲食時間，只許低頭看盤子，因此第一年中我連餐廳的樣子都不知道。每餐新生的飲食規定是以垂直九十度直角的方式用餐，此即「square meal」。飲食是按長幼有序的方式，也就是依四、三、二、一年級順序取用，我和我的鼠兄鼠弟要侍候高年級生，為他們倒冰水、牛奶、茶或咖啡。盛牛奶與冰水所用的玻璃杯，按慣例只要老學生往桌面一敲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杯子即飛向我們面前來，我們便得立刻以熟練的手法接住。頭幾天新生接杯子的技術欠佳，以

致杯子落地的破碎聲音此起彼落，此時新生便要受責挨罵，老生則被扣「缺點一分」，並賠償美金五分。日久以後，老生「扔杯」的難度增加，可是新生「接杯」的技巧亦日益精練，故極少差池。

早餐、午餐因時間短暫，故老學生較少為難我們。晚餐自晚間七時到八時，雖然學校伙食大體還算不錯，也有黑人服務生侍候，但對新生來說，晚餐是最難吃的一頓。由於午餐及晚餐集合之前（尤其是晚餐），本班班長、排長，以及任何一位老學生，都可對新生從頭到腳檢查儀容、服裝、皮鞋，甚至手指甲，若被發現缺失，則必須在飯後到老學生房間接受修理，如伏地挺身或兩腿半彎，做個十餘分鐘後才得以脫身。晚餐進行中，照例老生要考問新生許多學校典故，並各講笑話一則以娛本桌學長。一般而言，每桌均有兩位新生，與其他四、三、二年級生各兩人，總共八人一桌。而這也是我一天之中最痛苦的時候，不知是我講笑話的表達能力不好，還是中外笑話逗人發笑的元素不同，或二者兼而有之，我總是無法逗老學生笑，老學生對我的笑話總是十分不滿意，因此飯吃一半我便被罰到桌子底下去。此時與我同桌的鼠兄便會偷偷地把盤子送到桌子下給我，於是我只好桌子底下吃飯。第一次發生這種情形時，我覺得真是極大的羞辱，但多次之後即感到在桌下進餐自由自在，也就習以為常。與我同桌的鼠兄命運與我不相

上下，也常被罰到桌下進餐，但事實上我們兩人是輪流到桌下去的，否則兩人均在桌下，就無人侍候老學生了。幾天以後，當我發現我的中國笑話無法逗他們笑時，我便改變策略，向同房及隔壁房的同學們求救，請他們教我幾則美國笑話，熟不知這些笑話竟也未能產生預期效果，因為他們教我的，都是一些學長們所熟悉的陳年老笑話，他們既然不笑，我也只好繼續與鼠兄輪流在桌下吃飯。但即使如此，當老生情緒好時，尤其是聖誕節行將來臨前，老生們便會網開一面，不再捉弄我們。老生盼望聖誕節來臨至為心切，新生的期待之心更不在話下。照例每天晚餐後，四年級生會明知故問，要我們報告離聖誕節還剩多少天，每位新生當然都能對答如流，終使老生們顯出滿意的微笑。

老學生們其實很有意思，時常明知故問。正好我們班有位同學名叫 Bell，其實每個人身上都有名牌，老生只要一看便知道，但有一回一位老學生仍故意問他：「Mr. What's your name?」，他答稱：「Bell, Sir.」，於是老學生就說：「Sing」。因為 Bell 的意思是鈴，所以老學生要他學鈴聲，他就站在我的前面，上樓梯時只見他一路上「Ding Dong Ding Dong」的走，我想笑卻又不敢笑，因為一笑又要倒楣。後來這位同學的外號就叫「Ding Dong Bell」。

早餐後回到寢室，有二十分鐘的準備時間，之後八時至十二時為學科上課時間，每

節五十分鐘。由於維吉尼亞軍校採小班制，且教室四面均是黑板，因此每人都有機會到黑板作業，作為日常考試成績，日久也就習以為常；午餐時間係十二時半至下午一時，三餐都是列隊來回去餐廳；每週下午的課程大多為實驗室、野外作業或軍訓課程等術科；四點四十五點半為運動時間，每人皆須參加。每週有四天下午五時至六時固定閱兵（Parade）或分列式（Pass in review），此時新生要幫助監護人取出衣物與配件，並協助他穿著，閱兵完畢後還得回寢室為他卸裝。

VMI的制服分閱兵服和集合時的軍常服，上課時著軍便服，十分具有特色。其顏色是灰色鑲金邊或黑邊，最大的特色是上衣與褲子均沒有口袋，所以學生無法將手插在口袋內。制服有春、秋兩季的薄厚呢質料，另有斗篷式的大衣及雨衣，帽子有戴羽毛的大盤帽及船形便帽，都很美觀大方。新生報到後的頭兩個星期係新生訓練期，自著裝、應對及每日生活的基本軍事訓練，都由老學生示範，有時還得全校學生集合起來檢查服裝儀容（inspection）。我們甚至必學學校的校歌、球類比賽與助戰時的歌曲、校史、歷代名將事蹟等，全都要能如數家珍。

絕對服從榮譽誠實

VMI整個教育的重點是「求真」、「求實」，力行「德」、「智」、「體」、「育」並重，服從精神在生活上表露無遺。新生

服從老生，下級服從上級，這是絕對的，從未有任何人對這一點提出質疑，因為他們認為：「要別人服從你，自己得先恪守服從原則。」且學校強調「榮譽」與「誠實」有連帶關係，從團體榮譽到班隊榮譽及個人榮譽，是絕對不可打折扣的；至於誠實更是絕對，單就數不清的大小考試而言，均採誠實制度，從未有入監考，由此可知此制度的成功。我在校的四年中，只發生過一次考試作弊事件，這位三年級的學生是我們這一連的特務長，他在考試時作弊被發現，結果當晚熄燈號吹過，學生也已入睡，到午夜時突然鼓聲頻頻，接著二年級生將我們一一叫醒，令我們穿著睡衣走到欄杆往樓面下看，此時全校學生都已集合，接著學校的榮譽委員會主席帶著作弊的同學走到庭園中間宣佈：「這位同學由於作弊而被發現，因而被立即開除，今後他的名字將在學校裡消失。解散！」隨即這位學生即被八名槍兵帶上一部汽車，在沉重的鼓聲中於黑暗裡消失，在場學生對這一大處罰均感到驚心動魄。

馬歇爾當年被捉弄

VMI最傑出的校友是五星上將馬歇爾（General of the Army, George C. Marshall），他在美國人民及美軍心目中的聲望，是當時美國三軍八位五星上將中首屈一指的。他在校四年級時是學生實習團長，此一職務顯示了他的領導才能，然而他在校最膾炙人口的一

件事，是他新生的那一年曾被老學生捉弄，令他倒立環繞倒插在地上的刺刀轉圈，以致最後筋疲力竭而被刺刀所傷。按學校當時之規定，處罰新生以致其受傷的老學生會被立即開除，但當時馬帥卻堅不透露處罰他的那位老生姓名，此舉贏得全校學生的讚佩。

我到校一個月後，三哥、三嫂與四哥自哈佛大學駕車來校看我，見我既黑又瘦，三嫂還心疼地落淚。學校那天特准假兩小時，允許我與他們共進晚餐，然後再返校。新生活的活都在緊張的氣氛中度過，功課方面我都可以應付裕如，唯有必修的英國古代文學令我苦不堪言，花的時間也最多，但成績仍勉強及格。我們每天的生活雖緊張，但亦有輕鬆的一面，開學後每月的週末，學校必舉辦舞會或音樂會，且學校附近的女子學院學生也都以應邀參加本校舞會為榮。如果新生沒有舞伴，老生則會主動代邀，如果仍邀不到舞伴，單身亦可參加，在大家共舞時，以自我介紹的方式邀請同學的舞伴共舞。

在此我必須提到一位二年級的同學畢爾愛莫理（William B. Emory, Jr.），他父親與家父在西點軍校曾是同班同學，可惜他父親因病退學，中途而廢。畢爾來自世家，他的祖父在清末曾代表美國海軍率領艦隊前來我國訪問，並晉見慈禧太后，慈禧致贈的屏風及花瓶等禮物，至今仍珍藏在美國海軍官校博物館內。畢爾視我如兄弟，也很關懷我，我倆情同手足。他曾數度邀我至他家度感恩節

，與他父母親見面，我們可稱是莫逆之交。爾後我們也時相往還，可惜他在一九九三年去世。

華盛頓李將軍遺澤

期待已久的聖誕假期終於來到，我很高興地乘火車到波士頓附近的哈佛大學，與三哥、三嫂、四哥共度佳節。兩個星期很快地過去，假期一結束，我又重返學校，當車子接近土黃色營房般的校舍時，我的心情愈來愈沉重，有如回到牢籠一樣。嚴冬的萊辛頓 (Lexington, V.A.) 看起來格外冷清，它位於華盛頓特區 (Washington D.C.) 西南一百八十三英哩的尚納多亞山谷 (Shenadoah Valley)，人口約兩千餘人。該地除 VMI 外，還有一所著名的「華盛頓與李大學」(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)，這是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最著名的戰將李將軍 (Gen. Robert E. Lee)，在戰後所成立的一所私立貴族大學。舉世聞名的李將軍在南北戰爭後首任該校校長，死後安葬於該校校園內，VMI 的軍官與學生經過他的墓地，皆須敬禮以示崇敬。而該校之自由風氣很盛，學譽頗高，尤以法律系為最。但我稱它為貴族學校，因為該校之兄弟會 (fraternity) 甚多，學生大部分都住在兄弟會舒適的房舍中，且人人有車，自由來往；而 VMI 的學生卻住在斯巴達式的簡陋宿舍中，事事均有規定，更不得擁有汽車。VMI 的名言是「亦兵亦民」(citizen & sol-

dier)，對學生管理甚嚴，而 Washington & Lee University 則幾乎是不管的，兩校的一切可說都成強烈對比。

體罰新生但有規矩

VMI 雖以嚴格的軍事訓練著稱，包括體罰新生。但在上課與自習時間，無論在圖書館或自修室內，便絕對不許老生騷擾新生。我由於功課壓力很重，不得不開夜車，常於熄燈後將毛毯遮住檯燈偷偷看書，因而不久後視力即受損。下半年的學校生活及功課我已逐漸適應，成績也頗有進步，信心也逐漸加強。很快地冬去春來，暑假在望，年終考試的前三星期，有老學生突然對我們表示好感，接著問我們願不願意與他們稱兄道弟，我們一致的答案當然是願意，但願意的代價就是得在約定時間到老學生房間，待他們將床頭板取下，對著我們的屁股鑿以三十六板，從此以後在他們面前我們就自由多了。五月大考後暑假開始，我再度前往波士頓與三哥相聚，並在哈佛大學選讀兩門課程，度過一個忙碌的暑假。暑假過後返校，我已苦盡甘來的二年級生。雖然學校管理仍舊軍事化，但我們在各方面都有較多的自由，我已開始認真地讀書。寢室內由於同房的同學共有三人，再加上隔壁房的同學人來人往非常吵雜，因此我於每晚自修時間，便步行到圖書館自習，圖書館內有個人房間，十分清靜，使我可定心地讀書。

二年級後 VMI 的學生開始分科，我由於主修土木工程，因此要讀許多有關工程方面的書籍。多少年來，VMI 在學科上均以理工科為主（諸如土木、電機、化工、機械工程等系），亦有文科（諸如文學、經濟、歷史系等）；至於西點軍校雖也以理工科為主，但該校並不分科，以致數學較差的學生常倍感困難。但近二十年來，西點軍校亦開始有其他科系了。我在 VMI 選的是砲兵，因此要懂三角。在美國從前有砲兵、騎兵（裝甲兵）及步兵。步兵人多，損耗大；工兵損耗雖小，但升官不易。以美國來說，最好的兵與最差的兵都在步兵，尤其現在美國黑人當陸軍的很多，因為海、空軍是技術兵種，需要的技術和學術較多，而黑人因教育程度往往很差，所以只能當陸軍。

聞珍珠港事變感受

一九四一年發生最大的事情，便是十二月七日日軍偷襲珍珠港。這是一個星期天，我在下午五點鐘從收音機聽到此一消息，心裡真是歡喜若狂，以至徹夜不能成寐，因為這個消息代表美國終於對日宣戰，這對中國關係十分重大。次日上午，校長凱爾邦中將 (Lt. General Charles E. Kilbourne) 集合全體，講述菲律賓的戰略情勢，以及巴丹島 (Bataan Is.) 上科里基多要塞 (Corregidore Fortress) 的工事。他在幾年前擔任步兵第二師師長，並主持科里基多要塞工事的構工，因

此知之甚詳。果然幾天後，日軍便進犯菲律賓，迫使麥帥率領大部守軍退守此一要塞，終至彈盡糧絕。當時麥帥奉羅斯福總統之命，乘魚雷快艇突圍，他的副手溫萊特中將（Jonathan M. Wainwright）則被迫投降。此時美國開始全國動員，學校課程也隨著加緊，以致有兩年暑假我們均照常上課。

在VMI最後一年開始前，家中接濟已然中斷，故我若無獎學金，勢將無法繼續完成學業。然而學校的獎學金資料中，只有一個最適合我，可惜此一獎學金的發放對象限為美國公民。於是我便致函給贈予獎學金的老太太，說明我雖非美國公民，但上年度的成績在九十分以上，被選為榮譽生（Honor Student），除國籍外，似可列為合格候選人，未幾她便覆函表示同意。我在得到這份獎學金後，在經濟上便無憂慮，故可專心讀書。

未待畢業多人從軍

一九四二年與一九四三年這兩年，戰爭的氣氛愈來愈濃厚，有的同學報國心切，不等畢業就去投軍，尤其是陸戰隊與空軍。結果有的為國捐軀，有的戰後再回到學校補修學分，這種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十分欽佩。而留在學校的學生，由於前兩年暑假都在上課，因而提早半年畢業。VMI全校大概有一千兩百位學生左右，以我那班為例，進去時約有四百五十人，但是不到一個月後就僅剩約三百五十人，到了最後真正畢業者，大概

還要再打個七五折。我們由於每天過的都是例行生活，在人數又少的情況下，所以四年下來與同班同學都很熟，甚至跟上一班、下一班的也都很熟，比普通大學的同學感情都要好得多。我於一九四四年二月畢業，取得理學士學位文憑，隨即赴奧克拉荷馬州之薛爾堡陸軍砲兵學校（US Army Field Artillery School, Fort Sill, Okla.）初級班受訓三個月，開始體會美國軍隊與兵科學校的生活。一般國人以為美國軍人是少爺兵，但其實他們絕大多數的工作態度至為認真負責，在工作時決不馬虎，且態度嚴謹。三個月後結業，我即到華盛頓駐美軍事代表團洽取機票回國，因我當時一心一意想回國參加抗戰。在駐美軍事代表團裡，接見我的是姚紹榮少校（多年後任陸軍經理學校之少將校長），他告訴

我次日下午即可前往取票，我如時前往。之後他告訴我團長商震上將要召見我，於是領我進入團長辦公室。見到商震上將之後，商上將很和藹地對我說他認識我父親，然後又問了我的家庭狀況，隨即告訴我：「你就留在團裡工作好了。」我答稱：「我是來取船票回國的。」他說：「我希望你留下來。」我又答稱：「我希望回國。」此時他面有不愉之色地說：「我命令你留下，你就得留下。明天上午七時到我住的雪蘭大飯店（Sho-rehan Hotel）報到。」當我步出他的辦公室，立即受到姚少校的責備，因為當時國內尚處於戰亂，商上將留我下來，也出自一片好意，故我也只好接受，並於次日上午七時前即前往飯店待命，從此開始多年的侍從參謀生涯。（摘自溫哈熊上將口述紀錄）

聖文庫 拾夢抒懷

隆重李 潔 著
出版 新臺幣壹百伍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